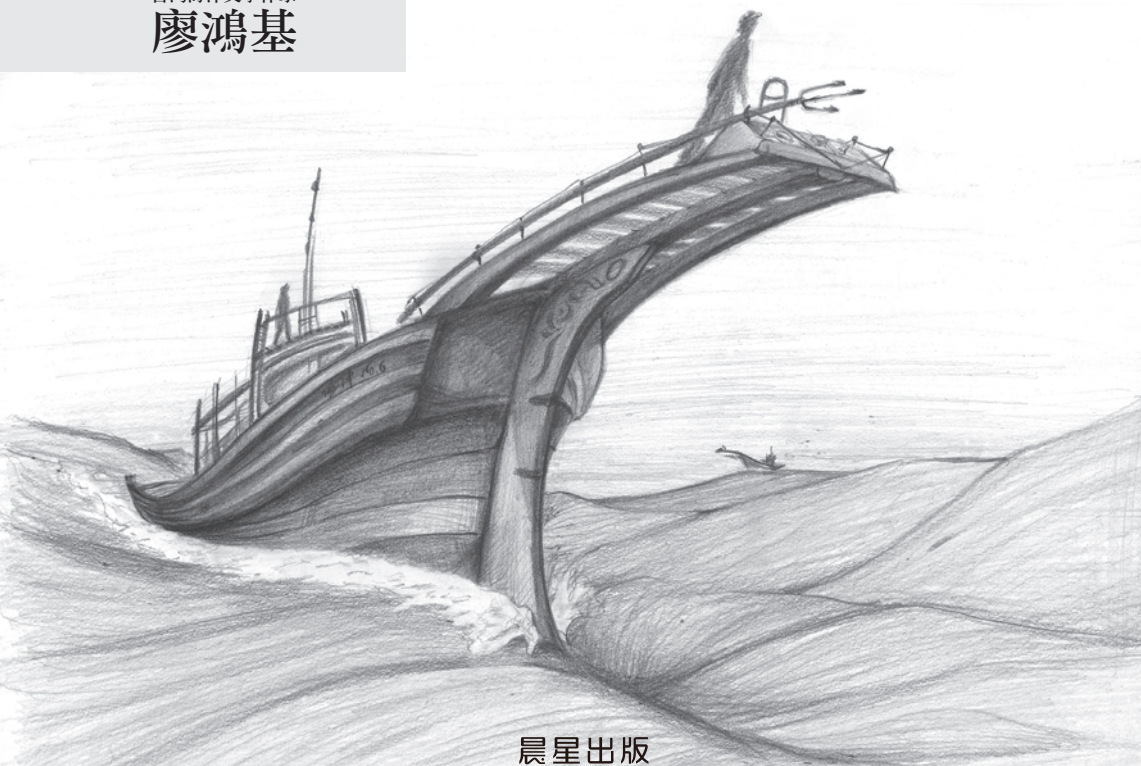


自然公園 024

討海人

OCEAN
TAIWAN'S Ocean Literature

台灣海洋文學作家
廖鴻基



晨星出版



CONTENTS



【推薦序】認真／陳列／7

【推薦序】演什麼，像什麼／林琚環／10

【再版序】轉折而起的關鍵一步／廖鴻基／14

鬼頭刀／19

三月三樣三——一九九六年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33

討海人／49

船難／61

撒網／79

一起／91

鐵魚——一九九五年時報文學獎散文類評審獎／101

六月淡季／117

旺盛發／133

夢魚／141

丁挽 一九九三年時報文學獎散文類評審獎／157

海上黃昏／173

魚季結束了／179

討海人的話／191

銀劍月光／203

好頭采／215

評
介
—

翻版的《老人與海》——期待海洋文學／彭瑞金／234

鏗鏘擊撞的「鐵魚」／蔣勳／241

好的起腳點／莊信正／244

我讀〈銀劍月光〉／潘弘輝／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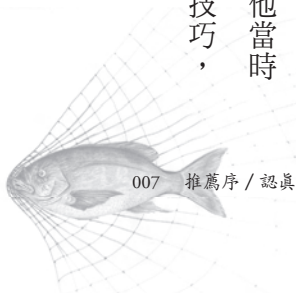
認真

陳列

做為一個寫作者，廖鴻基，在台灣文壇上的出現，是一個異數。

他很早就參與政治上的反對陣營，給人的印象卻相當溫雅安靜，絕少與人攀談闊論，且難得見到火氣。互相較為熟識之後，我才斷續地聽他說起過去曾隻身赴南洋受雇養蝦、在花蓮與人合買小竹筏玩票性地出海捕魚、以及假日時候獨自在花東海岸流連漫遊之類與海洋結緣親近的事。都是很精采的、有著獨特個人品味和體會的生活抉擇和追尋的故事。

大約是從四年前開始吧，有一長時陣，他於白天擔任縣議員助理的煩雜工作之餘，竟然熱切地寫起文章來，甚且因而經常徹夜不眠。他當時說，他其實並沒有思考這是否就是文學創作，也不操心所謂的寫作技巧，



甚至於鮮少閱讀文學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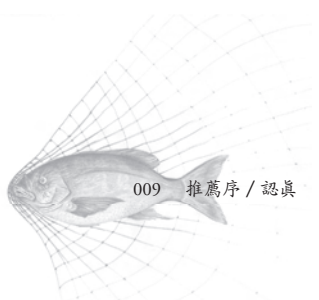
那時候，他雖然這樣地忙碌著，看起來卻總顯得容光煥發，安靜的臉上隱隱顯露著一種不尋常的喜悅樣，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巨大力量一直驅策著他去用文字記述生之經驗中他與海之間的對應和共舞。他努力地讓翻騰湧動於心臆中的潮浪流露出來，同時也使自我得以排解。他快樂地燃燒著自己。

他這樣強烈的寫作動機，著實令人欣羨。這樣的韌性和意志力，這樣的一個素樸的寫作者，他自然地表達著他真實的生活經驗，真情訴說著他對海洋的戀慕、感動和困惑。他沒有舞文弄墨的居心。

然而就在這種不刻意中，他的誠摯實在卻頗具開創性地豐富了散文的領域，豐富了台灣文學的風貌，引帶著我們的視野時而能夠轉向圍繞在我們島嶼四周的寬闊海面上，讓我們偶爾得以看到海洋多樣神祕的呼吸，各

種魚類的奧妙生息，得以探觸了島上討海人的生活，他們在海上的奮鬥，他們的尊嚴，並因而擴充了我們的心智。

廖鴻基才剛出發而已。這是他結集出版的第一本書。他目前已成為道地的專業漁人。源自於認真生活的生命力和寫作成果，相信是絕對值得愉快對待和期待的。祝福鴻基。



演什麼，像什麼

林琚環

鴻基找我為他的書《討海人》寫序。我一直不敢答應，因為我認為寫序的充分條件應是輩份較高的人、或是具有名望的作家。但是他很堅持，而且一再催促。我只好以一個好朋友的角度來談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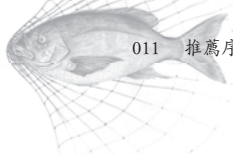
認識鴻基，是在一場政治活動裡；當時他在一個政治團體裡擔任專職。他很沉默、話極少、總是安安靜靜地做著他的事。這似乎和一般政治圈裡常見的人物表像不大相同。但是，多年來，他的工作態度與辦事效率卻是被大家所讚賞、肯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團體極窮，經常發不出員工薪資，最長的一次甚至超過半年，但是生活並不寬裕的鴻基卻從未有任何怨言。

與鴻基相識不久之後，我們曾在環保抗爭的事題上共事一段時日，那時，我們常因一起製作文宣品而交往較為密切。幾次夜裡，工作告一段落時，我們長談了一些彼此的故事。他告訴我，他曾在印尼養蝦，那裡的華人老闆是如何苛刻地對待當地的工人，例如在老闆面前不得挺著身走路；工人吃飯只是一糲飯、一片鹹魚。但是他不理會老闆的規定，買排球、足球跟工人們打成一片。老闆氣得半死；他卻樂得要命。

與鴻基熟識後，和他較常深談的話題不是政治，而是文學與音樂。

第一次賞讀他的作品——一串沒有標題的詩，就被他字裡行間的真純與自然所感動，他的作品中在在呈現出他內心相當豐富的情感。尤其是對他這塊生活的土地和大海。看過他的無心之作，我鼓勵他寫作，而且當晚就送他一堆書和錄音帶，希望能予他一些助益。

他的領悟力很強，學習很快。在他開始寫作之後，他經常拿著他的作



品來和我一起討論，我覺得他像一塊強力的吸水海棉，不斷地吸收來自各個層面、各個角度的衝激。我很意外，他這麼快就能將自己投入寫作的情境裡，而且在短短不到三年，就集結了《討海人》這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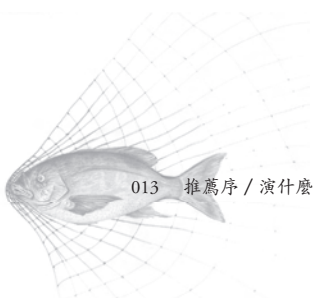
我常這樣讚美他：「演什麼，像什麼！」

多年前，我曾為著調查沿海的污染問題，搭乘漁船出海，僅此一趟，我就因為暈船，吐得癱在甲板上，直呼下次不敢了。但是鴻基告訴我，他至少吐了半年多。他熬過來了，他已成為一個真正的討海人。據漁民朋友說，三十歲以後下海猶能待下去的並不多見。更難得的是，他竟能每天在辛苦的海上工作之後，還能寫作。不過，也正因他敢於嘗試、勇於忍受，使他能在那個很少人能夠適應的領域裡生活，並且溶融其中。

雖然，他的作品，文字的使用並不是很純熟、節奏的掌握也有些許的缺點，但是他把海洋及討海人生活的場景樸素的描寫出來，那些真真實實，

而我們又相當陌生的世界裡的生活故事，瑕不掩瑜地足以蓋過他技巧的不足。

最後，再次強調，這不是寫序，而只是以一個朋友的角度來介紹鴻基。他真的很天才；他的作品真的很難得、很精彩。



轉折而起的關鍵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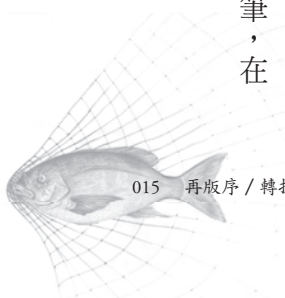
那年因緣際會走到海上成為討海人，一半原因是高山大海天然生活環境使然，一半是陸地生活困頓讓我起心動念逃離陸地、逃到海上。大海裡討生活，不比陸地上換工作、換跑道，或許重新適應轉個身就有了新的開始。陸地、海上究竟差異兩個世界，下海成為討海人，整個工作性質大幅改變，生活節奏的、體能的、心理的，繁華轉而孤獨，安定轉而搖晃，這情況下，個人所需承受的內、外在壓力和考驗，如推盪船舷的不息湧浪無一刻終止。而拉著我繼續留在海上生活的主要原因，就是《討海人》這本書裡所呈現的海洋風景、海洋生物，以及在這領域裡討生活的一群討海人。

海洋給過承諾，當通過考驗後，將逐一讓我看見她的精髓寶藏。總是

大海給予的誘因，勝過海上生活加諸在我身心的折磨，這讓我有機會從蹲伏的甲板上立起身來。這過程恍如一棵小草站穩了土地冒吐新芽。

才睜開的眼特別明亮，深刻覺得這掙扎而起的經過，不會只是個人歷練而已，或許有必要將這些海洋給的見聞，特別是默默在海上討生活的這群討海人給記錄下來。當時，還給自己繼續留在海上找個藉口，我告訴自己，這輩子至少寫完這一本書，然後，才讓自己回到岸上找個陸地工作恢復「正常」生活。

沒想到越是融於討海生活越是發現，海上值得關注、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題材，絕不只是《討海人》單一本書所能呈現。一次又一次站上甲板，一趟趟船隻離岸，就像是踩上了一層又一層階梯，眼界被打開了，命運被改變了。從此在海、陸間自在穿梭，從《討海人》以後，我緊抓著筆，在一艘艘不同甲板上記錄一趟趟不同的船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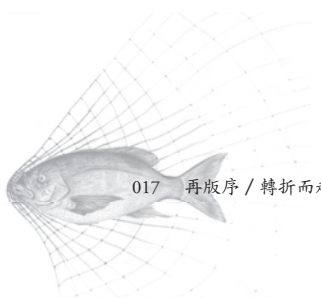
之後接續出版的許多本海洋作品中，其實，《討海人》一直是我心底最放心的一部，不僅僅因為每位書寫者的第一本作品，通常最具原創性、最純粹、也最具個人風格，還因為《討海人》這本書裡有不少篇章得了文學獎的加持。

當收到出版社改版通知時，恰好是寒假期間，原來想，大略修剪即可，但可能是因為寒假裡時間運用較為寬裕，一動手修稿竟然就止不住揮了大刀有些劈砍。原意不動，但字詞中拗扭不順的、贅語贅詞的、矯作不實的、說不清楚的……一一都用了些心力做了修改。顯然，一點也不放心自己將近二十年前的書寫能力。

想想也是，如果對自己二十年前的作品仍點頭稱善的話，恐怕就更值得自己擔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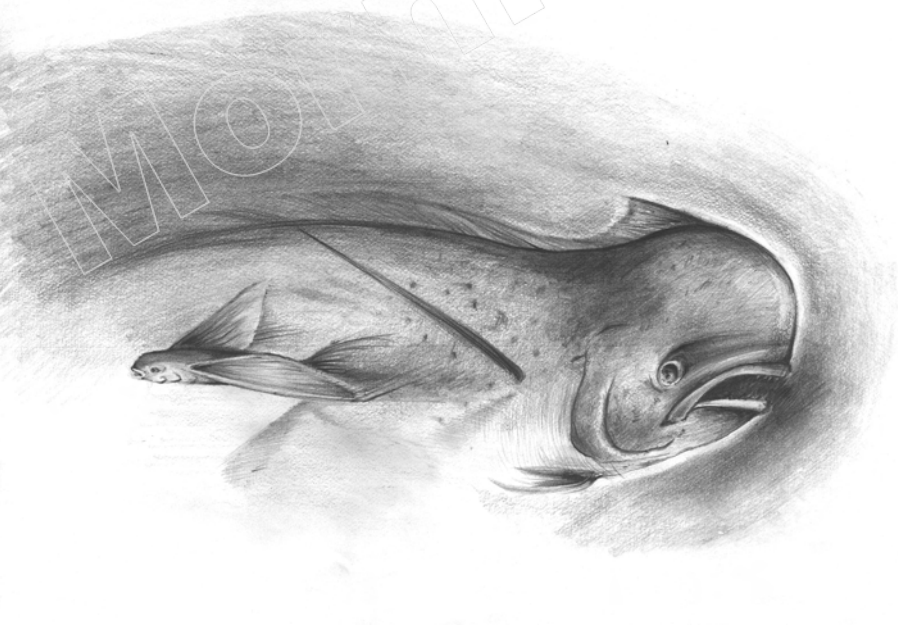
無論如何，這本書記錄了二十年前我們海域裡一群討海人有血有淚的

生活故事，對於快速變遷的海洋生態及漁撈，《討海人》記錄了當時東部沿海黑潮流域裡的漁撈情形及生態狀況，對個人來說，這本書記錄了自己生命過程中轉折而起的關鍵一步。



鬼頭刀

海湧伯把漁獲中，
不及巴掌大的小魚放回海裡。
夕陽映照，紅霞滿天，
船隻落寞回航，
飛魚照樣飛起，
鬼頭刀十分從容，
滿滿盤據住我的視線。



漁船鏗鏘的引擎聲，響徹黎明港灣，破曉晨風迎面吹拂，海上一片霧色茫茫。

船身吃浪起伏，把墨藍海水掘犁成翻花的白浪，東邊天際的雲彩如睡醒的猛獅，伸展著紅彩爪牙，海面波光點點，迤邐匯聚霞紅天際，沿岸路燈串連成彎曲的燈籠，明顯標識著陸地與海洋的區隔。當我想到，除了漁人，很少人能夠在海上探望自己的家鄉，心情就莫名興奮起來。

巍峨靜藍的中央山脈，像一座高大城堡般屏障著山腳下的小小城市。生活四十年的家園，山海夾層中，不過一線扁平的亮白。

四百多年前，當葡萄牙水手航行經過東部海面，曾經忘情高呼「Ilha Formosa！」真是個美麗島嶼啊。同樣位置，同樣讚嘆，卻有不同樣的心情。這個美麗島嶼承載我們的悲傷喜悅，與我們血脈相通，是我們俯仰生活的島嶼，當離開海洋返回陸地，我心裡清楚知道，她的美麗保存了多少？

飛魚衝破海面凌空飛起，像一隻亮白的飛鳥，低空劃過東邊浮出海面的火紅朝陽，飛越了比歡呼聲更持久的距離。一個漂亮的弧線轉變後，飛魚墜回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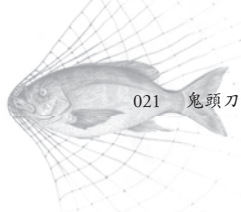
中，掌舵的海湧伯說：「飛魚在逃避鬼頭刀的追擊。」

鬼頭刀，果然是海中一把快刀。牠快速的身影從船邊一閃而過，在深邃的波光中閃耀著一身青藍光芒。偶爾，牠會放慢速度，甚或停在船邊，用好奇的龍銀大眼與我在不同的世界裡相互對望。那眼神肆無忌憚，高傲銳利得像把刀。

當飛魚將被追上，驚慌的躍出水面，逃避到另一個空間裡飛翔，水面下，鬼頭刀以牠驚人的爆發力，繼續盯住在空氣中快速拍動翅鰭的飛魚，也算準牠落水的時刻，從容優美的迴身轉彎，把嘴巴特別張大，等待飛魚的歸來。

出海的心情就像那一隻隻躍起的飛魚，逃開陸地上的瑣瑣碎碎，自由的在另一個世界裡翱翔。但是，逃避得了嗎？海洋終究是飛魚生活的家園，就像港灣終究是船筏航行的終點。

漂浮在海面這一方搖擺不定的小小空間，只是個暫時逃避的場所，這片水世界裡，陸地上複雜的人際關係僅存我與海湧伯單純的同舟情誼，剩下的就是人與大自然、人與海洋，那勿須語言，勿須技巧，嚴肅而直接的關係。然而，岸上雖然是那樣的擾攘不安煙塵滾滾，但是，血脈、情感、魂魄都與那塊島嶼



牽絆相連，如同海湧伯常說的：「回去吧！起風了。」

海裡的魚群生性驚惶，只有海豚和鬼頭刀肯大大方方靠近船筏，而牠們又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跟漁人接觸。

海豚常常跟在船筏邊跳躍，雖然牠們的泳速遠遠高過船筏，但是牠們就那麼俏皮的跟在船筏邊戲耍。

這時，海湧伯會把船舵交給我，也許他的年紀不再合適這樣的遊戲。我會加足馬力，把滿舵，讓船隻急速的壓向跳躍的海豚，海豚會跟著船筏的轉彎而轉彎，仍舊與船筏保持一定的距離在船舷邊跳躍。再把舵搖向另一個方向，讓船筏快速離開，牠們立刻又跟了上來，始終與我們保持一段安全距離。就這樣跟牠們在寬廣的海域蛇行、繞圈子。牠們躍出水面的瞬間，我常看到牠們的眼睛帶著笑容，像一群頑皮的猴子。

那樣友善的接觸，卻始終保持警覺，感覺是溫暖的又有點清冷，不曉得是海豚的聰點還是漁人的悲哀。

曾經看到一隻躺在魚市場的海豚，牠背上一囊黑色的洞是魚槍標中的痕跡，

長嘴下的一排牙齒竟然那麼潔白晶瑩，像極了人類小孩初長成的健康牙齒。

海上遠遠的，時常可以看到一圈激起白色浪花的海面，海豚的背影在其間穿梭跳躍，這是一群海豚正在享用鯉魚大餐。年輕力壯的海豚會分頭追趕一群鯉魚，逐漸把鯉魚群趕入牠們圍住的圈圈裡，讓家族中的老弱婦孺共享大餐。人們也沿用這樣的方法把海豚圍入淺灣中，然後集體屠殺，不為了生活的必要，而像是嫉妒牠們的聰明，或是怨恨牠們的頑皮。

鬼頭刀也會游近船筏，但感覺總是那樣恍然，突然出現又突然失去蹤影。牠游近船筏可沒覺得牠的善意或惡意，僅僅是路過或者因緣際會罷了。牠一點也不在乎船筏的陰影，不在乎船上虎視眈眈的漁人及漁具。偶爾牠會好奇的停下來與你瞪上兩眼，然後從容離開。牠那毫不畏懼的眼神，顯現牠不是智商不足，就是信心十足。

鬼頭刀不同於一般浮游魚類慣用的灰黑保護色調，牠美麗的色彩像極了熱帶雨林中的花彩鸚鵡，不但不驚惶避諱任何注視的目光，反而是驕傲的展現自我的存在。兩片鮮黃胸鰭平衡著青色的流線身軀，像一艘在海洋中悠游翱翔的

潛艇。牠的背上綴飾著藍色發亮星點，在墨藍的海水中如武士佩戴著勳章般的神氣，也像夜暗星光般的神祕與詭異。

雖然魚市場裡鬼頭刀算是賤價的魚種，但是賣價的高低並不能絲毫減損牠在我心目中的價值。我覺得牠的價值表現在生命上，就像牠身上美麗的色彩與藍色星點，這些美麗，當牠離開海洋離開生命後，立即蒸發似的消逝無蹤。將近五年的海上經驗中，每次看到牠們，我的心情都會像槳葉攪動後的海面般，波波痕痕。

初初下海那年夏天，一個烏雲滿天的傍晚，暴風雨正盤算跟著夜幕來襲，海湧伯把引擎催趕成急迫的回航節奏，船隻在立霧溪海口，一條大魚咬中了我們船尾拖釣的假餌，八十磅的粗線及緩衝用的內胎橡皮瞬間被拉成筆直，時空似乎凍結住了就等候斷裂的一聲巨響，我幾乎是尖叫呼喊著告知駕駛艙裡掌舵的海湧伯。海湧伯緩下船速，回頭看了一眼那條在船後凌空翻跳的大魚，示意我，拉牠上來，而且，並沒有要過來幫忙的意思。

拉扯了半天，那大魚驚人的力量折騰得我掌心都起了水泡。好不容易將牠

拉近船尾，牠也似乎認命了，終於安靜下來停止跳躍。這時，我清楚看到水面下這條巨大的鬼頭刀，粉紅色的假餌斜掛在牠嘴角，拉靠近船邊的最後這一刻，牠游水的姿態竟然還十分從容。牠充滿自信的緩緩游向左側，用牠大大的左眼狠狠瞪我，那眼神毫無畏懼而且十分的不在乎，然後又悠閒的游向右方，右眼一樣對我射出倨傲的神采。

當牠背上藍色明亮的星狀光點迷惑在我瞳孔上時，一股強烈的意識瞬間進入我的腦中，清楚的告訴我：「你已經失去了這條魚！」

最後在提牠上船的剎那，牠甩了甩頭，輕易的就扯斷了我手中的漁線。

握著繩頭，我悵惘的站在船尾，背後的海湧伯清楚看到了這場拉扯，他用諷笑的語調說：「幹，未戰就先軟，免講嘛牽伊未起。回去吧，起風了。」引擎再度恢復急迫的節奏，一下下沉痛的撞擊我心。

我的夢裡，開始出現跟鬼頭刀搏鬥的場景，那倨傲笨驚的眼神經常壓迫著我的夢。一遍又一遍，我撫摸著銳利的漁鉤，一遍又一遍，我把鮮艷的假餌提在眼前晃動。這段日子，我時常幻覺進入鬼頭刀牠的眼、牠的心，終日沉浸悠

游在藍色冰涼的海水中，我抬眼看著船筏底部的黑色陰影在我頭上的海面光影中滑行而過，槳葉打出一團翻滾的白色泡沫，保持深度，我靜靜的等待，等待泡沫後那隻跟在船後游動的鮮美目標。

來了，衝過去！大大的張開嘴，狠狠的咬下去……

咬下去剎那，意識又瞬間轉換到船上拉緊漁線的討海人，正強烈的感受鬼頭刀中鉤後強勁拉扯的抖動。從海中的鬼頭刀到海面上拉線的漁人，我的精神陷入這樣的輪迴中，一遍遍的反覆演練，從不疲倦。

鬥志逐漸被激發成激昂的獸性，等待牠再度出現的心每一次伴隨著我出海。這段期間，海湧伯看出我的沉默及我眼中燃燒的火炬，卻始終不曾為我說一句鼓勵的話，也許他期待的是一場公平的戰爭，或者，期待一堂漁人入門的必修課程。

記得在一個月圓的午夜，我們在洄瀾灣拖釣白帶魚，月光在雲隙間穿梭，海面上幻照著明明滅滅光點。海流突然湍急得像岸上大溪的激流，一層淡淡的霧靄逐漸浮出水面，船隻來回走了兩趟，漁汛突然完全中止，一切漁場的生命

現象突然消逝無蹤。駕駛台上二十燭光的燈泡搖搖晃晃，昏黃搖擺的光影照出海湧伯不尋常的嚴肅表情。

詭譎氛圍中，似乎一切聲音也隨著靜默中止，海湧伯突然跳起來，朝著燈影外漆黑的海洋大聲叫罵，那最難聽最不堪入耳的髒話沒有間斷的從海湧伯嘴裡大聲幹了出去。海湧伯異常的舉止和他凶煞的表情，使我毛髮悚然內心害怕極了。海湧伯吼盡了力氣用完了所有罵人的詞彙，一句話不說，跳到船尾揮刀砍斷了拖在船尾的所有漁線，整個人像洩了氣的氣球般，急急迴轉船身奔回港口。

直到上了岸，天氣大變，風雨交加。回家路上海湧伯才悄然告訴我，剛才他看到一個穿白衣的人影在海面上行走，一直走向我們船隻。海湧伯說在海上看到這種「東西」，一定要開口大聲罵，罵到這「東西」轉頭離去為止。

海洋像一面鏡子，直接反射天空裡的風雲變化，一個小小鋒面就能把原本平靜的海面翻臉般掀起一股股波動的山丘，千百里外一個颱風的稍稍接近，也能長鞭揮舞似的，使沿岸海域翻滾成瘋狂的巨濤。而船隻只是小小一片浮在這



善變的海洋上頭，漁人更只是這小小一片上小小的一個點罷了。漁人與海洋的關係，條件上並沒有人本的位置和任何的信心基礎，因而漁人往往必須仰賴鬼神傳說，仰賴開口閉口的粗話來平衡一下放棄一切即刻逃回陸地的退縮行為及心情。

遠山浮雲，飛鳥波濤，海面上的一切是我們習慣了的亮麗世界。薄薄一面之隔的海面底下，那鬼頭刀浮沉的空間，是漁人視覺不可及的未知世界。一個個餌鉤沉下水面，就像沉下一個個倒懸的問號，而答案往往是從零到無窮，甚或常常連問號也無法收回。這是在放下餌鉤或撒網當初誰也無法預知的結果。所以漁人必須學會承受不自主的命運，學會等待、落空、失望，或者學會如何承受難堪的狂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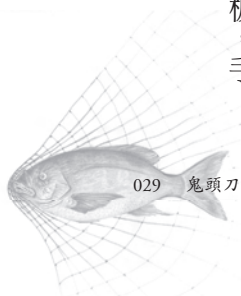
海洋那般嚴格的試煉漁人的原始動物性格，卻又不斷的誘惑漁人下海的勇氣，如潮汐的漲退般，漁人宿命的在充滿希望與絕望的空隙間擺盪。

跟鬼頭刀纏鬥的意志如能量般累積在我的胸腔。船筏一次次的在立霧溪海口巡弋，也一次次的落空失望。感覺上鬼頭刀似乎隱藏在海面下的某個角落窺

視著我們，那幽靈般藍色的發亮星點似乎環繞在船隻四周，而又在我興奮的跳躍起來後消失無蹤。海上的日子在苦悶的等待中彷彿海水的味道，鹹鹹苦苦的。偶爾低空貼浪覓食的海鳥，常被我誤以為是躍出水面的飛魚而興奮起來，而很快又失望的灰暗下來。

鬼頭刀是少數兩性表徵明顯的魚類，公魚額頭高聳如一聳崖壁，就像頭上頂著一把劈水的刀斧，像公牛隆起的肩或雄獅威風的鬃鬣及吼叫；母魚全身體型修長圓潤，連眼神都帶著幾許溫柔。「鬼頭刀」這樣的名稱似乎是來自公魚的威容，漁人又稱牠為「飛烏虎」，從「鬼」、「刀」、「虎」這三個字，足以形容鬼頭刀在漁人眼中是如此神祕、銳利及凶猛。

同樣時間、同樣地點、同樣場景，船尾的漁線再度被拉成筆直，大約船後一百米處，中鉤的鬼頭刀不斷的騰躍到空中，又重重的摔滾在水面上。我用興奮得幾乎顫抖的聲音，呼喊海湧伯放慢船速，多日來等待的抑鬱都在中魚的瞬間明朗起來。如同長久沉浸的幻影中那般熟練的姿態，我雙膝頂住船尾板，手中緊緊的握住漁線，心裡充滿自信的告訴自己：決戰的時刻終於來了。



一把、一把，隨著牠跳躍的節奏，我順勢收線，我嘴裡咕噥著海湧伯不堪入耳的髒話，比鬼頭刀更威猛的氣勢下，我可以想像背後海湧伯讚許點頭的微笑。

已經收回了大約五十米漁線，牠再度躍出水面，這時，我竟然看到是兩隻鬼頭刀一起跳出水面。我想，大概是眼裡的戰鬥火花模糊了我的視覺，用袖口用力抹了抹眼角……沒看錯，確定是兩條鬼頭刀沒錯，而且，兩條魚幾乎是頭靠著頭身體貼著身體一起躍出水面。

這到底是什麼情況？在我牢不可破的戰鬥心情中，滲入了一絲問號。

並未放鬆我收線的手，一口氣再拉進三十米漁線，兩隻鬼頭刀仍然一起躍起，一起摔下，一起游在水裡。這樣的距離已經可以確定，中鉤的只有其中一隻，而另一隻是完全自由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第二個問號重重的打進我的意志中。

再拉近十多米，這場鬥爭似乎已近尾聲。現在，我可以清楚看到，中鉤的是一隻母魚，而陪她一起摔滾的是一隻公魚。母魚游向左方，公魚也貼著身游

向左邊，那親密的距離彷彿是在耳邊叮嚀、耳邊安慰。尤其當我看到那公魚的眼神，不再是記憶中的倨傲從容，而是無限的悲傷、痛苦或者柔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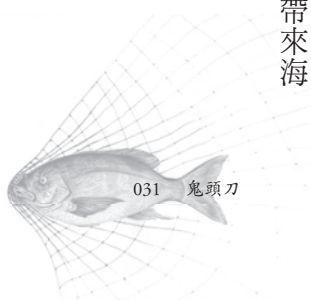
那眼神似乎在說話：「讓我分擔妳的痛苦，我願意與妳同生共死，陪伴妳到最後。」當牠們背上的藍色光點一起躍進我的眼裡，啊，竟然那麼刺眼、那麼光亮。

海湧伯似乎察覺到了我逐漸鬆垮的臂膀，不知什麼時候已站立在我的身旁，我感覺到他在我的耳邊說：「閉起眼吧！如果當做一場爭鬥，就該忘掉感情……」

高傲美麗而且多情的鬼頭刀啊，如果是岸上的鬥爭我絕不遲疑，因為在岸上的世界，溫情就是懦弱就是包袱，但我心裡的這片海原本多情，為這美麗的魚和這美麗的情意，這場景畢竟人間少見，我捨不得閉眼。

堅持的肩膀很快的完全鬆垮了，手臂不再有力。把岸上的鬥爭習性帶來海洋，原本就是我最大的錯誤。

海湧伯撿起折斷了的魚鉤說：「這不是普通的力量。」



從此，我們的漁獲一直不好，海湧伯開始把漁獲中不及巴掌大的小魚放回海裡，在年輕人紛紛上岸另謀發展的此時，我們下海的腳步更加勤快。

夕陽煥照，紅霞滿天，船隻落寞回航，蒼鬱遠山以其恆古不變的姿態橫亙浪緣，飛魚照樣飛起，照樣衝落，鬼頭刀十分從容，滿滿盤據住我的視線、我的胸膛，牠身上的藍色亮點將持久在我內心裡不息閃耀。

三月三樣三

「三月三樣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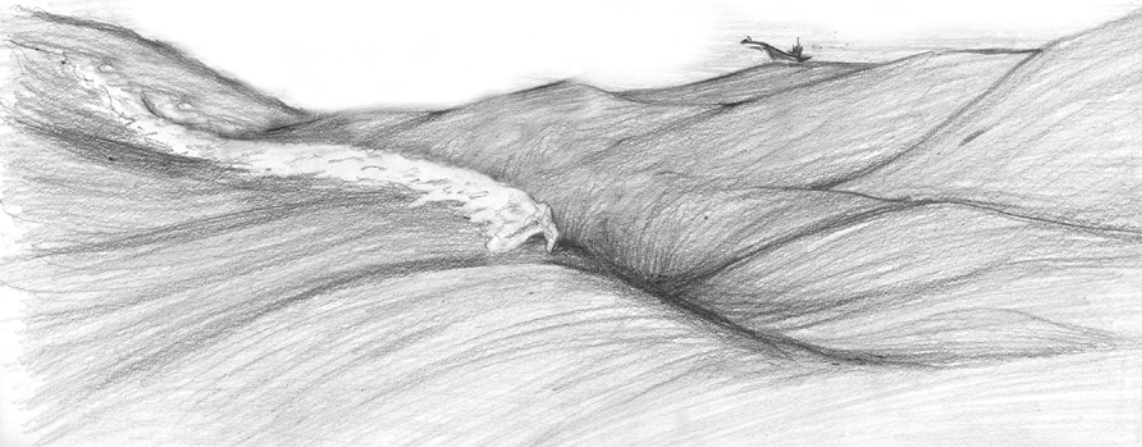
是海湧伯對這個季節的形容。

這時節，受滯留鋒影響，

沿海海域時而風平浪靜，

時而波濤洶湧，

這時節的天候和海況幾近變幻無常。



晨風吹起，光點噴霧般在夜幕上翻灑而出，曙光在遠遠天邊撐開了天空和海洋的明顯界線，海面浮現少許亮點。舷邊傳來陣陣水聲，引擎奏響黎明節拍，每一聲響都在翻轉著整片海洋景觀。

桅杆上的燈號仍然亮著，天空顏色黑裡透藍，星點稀微，遠山濛濛浮現，天邊雲彩從暗紅、鮮紅轉而橙紅熾熱，海面薄霧籠罩，時間似乎被攪進瞬變的漩渦裡而飛奔無常。「三月三樣三」，是海湧伯對這個季節的形容，這時節，大陸冷氣團日漸萎縮，海洋溼熱氣團西向漸進，兩個氣團勢均力敵在台灣上空拉鋸徘徊，形成滯留鋒。受這道滯留鋒影響，沿海海域時而風平浪靜，時而波濤洶湧，這時節的天候和海況幾近變幻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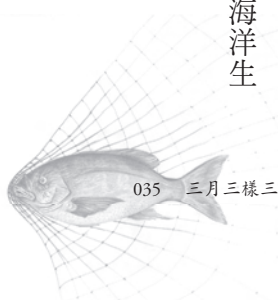
船身左旋騎越一脈水丘，海湧伯轉頭吐掉菸嘴，船頭打直，船尖逆著曙光破浪前進。半跪在艙甲板上，我開始將一簍色彩鮮艷的假餌一個個謹慎小心的拋下船尾。海湧伯不時回過頭來，他嚴苛的眼神如破曉時的清冷天光。

那年，我蹲在船尾放餌，一串餌放到一半，一群齒鯨（討海人俗稱「煙仔虎」）過來搶食，一股下沉力道拖直了漁繩。我兩掌盤住母繩，膝蓋使勁頂住

船尾板，高聲大喊：「吃餌了！吃餌了！」如千斤鐵錨拉住手腕，漁繩手銬般牢牢扣住我的雙手。煙仔虎一陣使勁，漁繩催緊，我看著透明漁繩上游閃著鋒利刀芒，漁繩變成一把利刃磨切我的手掌。海湧伯即時退開引擎，彈跳過來揮刀砍斷漁繩；他說：「海上，咱無硬碰硬的本錢。」

船頭掘犁海面，翻溢出箭頭樣的兩道白沫，船尖直指天邊一道若隱若現的暗色海流，曙光迎面拂照，海湧伯臉上敷著一層霞紅光澤，斜傾晨光像一把雕刻刀，鏤刻出海湧伯鰲黑臉龐上凹凸深刻的皺紋。

船隻駛近黑潮邊緣，前方海面上橫亘著一道迤邐蜿蜒色澤分明的流界線，千百隻瓣足鵲像戍守疆界的衛兵，沿著流界線排成彎彎曲曲的一串。褐色水藻潛浮水面，像一塊塊不受歡迎的破布，被兩種顏色的海流推來擠去。淺色海水這邊，波紋細如疙瘩，似在畏縮退卻，墨藍水色那頭，波浪洶湧起伏，似蘊含著無限動力推壓過來，流水交接處，水波聳揚顫動，發出細微窸窣聲、喟嘆聲，似兩性海流在這裡纏綿交融。海湧伯指著海面這道流界線說：「這就是海洋生命線。」



海湧伯急轉船身，船尖如犁頭犁向那停在水面的成串瓣足鷸。水鳥紛紛驚起，翻身越過船桅，又匆匆斜翅落回艇後白沫裡。牠們浮在水面的身子左右搖擺，嘴喙急急點向海面，搶食被船槳翻攪至水面的浮游生物。牠們仍然列隊成串浮在海流交界線上，似海面閃閃發亮的一條珍珠項鍊。

斜插出兩側船舷外的長竹竿，拖住成串假餌飛奔，引擎節奏迫切高亢，長竿左右擦浪起伏，似船隻揚起雙翼正在做起飛前的衝刺。海湧伯從駕駛台上下來，站立甲板上操縱舵柄。流界線是個指標，標示著海面下熱鬧滾滾的生命現象。海湧伯知道，成群煙仔虎就在附近。

北方天際攏聚一片暗紫雲靄，如提在晴空中緩緩前行的暗色簾幕。體型碩大的白腹鯉鳥，三兩成群比翼滑翔浪頭，當牠們發現獵物，往往長翅後縮，頸項長伸，全身化作一支箭簇，猛烈射向水波裡。幾道銀灰背鰭劃過浪峰浮現左舷外，十數隻討海人稱做「和尚頭」的花紋海豚，漸次露出圓鈍額頭穩穩游過船邊。

海湧伯似乎從這些海面景象得到啟示，急急左傾船身，切入黑色流水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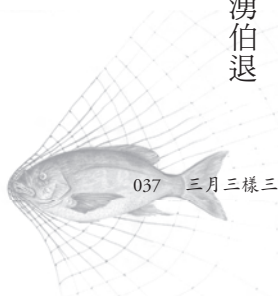
暗紫色雲團逐漸接近，墨藍潮水盪溢出白色水花，半邊天空漸漸被灰雲盤據。沉沉暗紫瀰漫，水色凝重，一道金黃亮光忽而擎天獨立，從雲縫間隙投射光束照照海面，彷彿天神撥雲窺探，從雲端舉著燈火探照海面。聳浪湧起，片斷光線受飄動雲霧搨擺，海面出現詭譎光影。

一線晶瑩綠光浮顯浪緣。

那剔透如玉的綠光閃現在浪峰端頂，隨湧浪堅定的往前湧動，持續數秒鐘後又隨湧浪覆沒而瞬間消逝。就那短短數秒鐘過後，我轉頭看海湧伯，海湧伯也正好轉頭看我。我感覺到，這閃現的綠光是海洋想告訴我們什麼。

是否海洋的無窮驚奇和海洋的精髓寶藏就要現身？

去年，也是這個季節，我們同樣出海拖釣煙仔虎，那年我第一次見到綠光，記得當綠光消失後，兩道灰色背鰭出乎意外的近距離出現右舷海面，海湧伯反射反應立即緩了緩引擎，看清楚是一群海豚後，海湧伯打算左轉船隻離開，不料左前又湧現一群，船身左右兩側和船頭船尾陸續出現數百隻海豚，海湧伯退開引擎，船隻停住，船隻被一大群海豚團團圍住。



左舷外，一隻海豚破浪而起衝向天空，牠身子凌空旋轉數圈後悠然落水，那是名叫「飛旋海豚」；一種很頑皮的海豚；正圍住船隻戲耍。接二連三，像是競技，一隻躍起飛旋，隨後三四隻接著飛起，兩圈不夠，兩圈半、三圈……也有索興在空中翻筋斗的，還有幾隻跳起幾乎與船桅等高，隨興像一根根拋在空中翻滾旋轉的木棍。海面是舞台，只有我和海湧伯是觀眾，一場壯觀的海洋舞蹈在我們眼前立體演出。我坐在船尾板上隨海豚的每一個起落大聲鼓掌歡叫，牠們似乎也為這喝采盡興盡力的演出，我彷彿聽到一陣陣小孩的嬉笑聲摻雜在嘩啦啦的戲水聲中。

綠光的出現告訴我們，這是一片富饒海洋。

海湧伯操船盤旋，油門催緊，他眉間凝出幾道皺紋，那是海湧伯充滿自信的神情。

果然，兩側長竿「啣呀！」一聲脆響，竿頭同時往船後甩去，兩隻長竿瞬間繃屈成不勝負荷的弓弧狀，用來緩衝拉力的內胎橡皮，扯長成即將斷裂的纖細模樣，原本垂在水裡的鉛條，勃起般挺舉水面。

海湧伯口裡高聲吶喊著：「犁囉、犁囉……」把引擎推至頂端，濃密黑煙汨汨從排氣孔湧出。我張開大口「啊——」一聲長喊而竟無法收攏，眼皮顫跳，拳心握出汗水，我想，這一切一定需要個句點來收束（我等候漁繩突然繃斷的剎那），我有著將要休克的感覺。

時空似乎停滯住了，長竿、漁繩、引擎和心情，都把張力扯到了極限而失去彈性。

海湧伯仍然「犁囉、犁囉……」喊個不停，就像拔河比賽到了最後關頭，不顧一切的嘶嚎拚命。

豆仁大的雨點簌簌撲落，鋒面逆轉吞噬了黎明晴空，灰雲沉著低垂，海面受雨點擊打濺起坑坑水花，似一片插滿灰色秧苗的稻田。水色暗沉，波浪汨動，船隻恍若置身大洪流裡的一片枯葉。

堅挺的兩根漁繩持續抽顫著，嘶吼叫囂的引擎已經止住。海湧伯離開駕駛艙，丟過來一雙工作手套，嘴角帶著一抹笑容，用沙啞的聲音對我說：「少年家，拉魚囉。」那是海湧伯難得一見的笑容。



一邊拉魚海湧伯一邊說，煙仔虎是一群飢餓的狼，當船隻拖動的假餌在狼群附近游動，狼群首領必當身先士卒衝過來一口咬住餌鉤，若船隻在這時停止或放慢，上鉤這匹狼掙扎的模樣會警惕其他牠狼群不要靠近，所以狼匹一吃餌，船隻便要加速急走，讓上鉤的這匹狼像在追擊餌食，整個狼群就會爭先恐後瘋狂盲目的隨後追食過來，像一群飢餓的狼。

有一次天氣晴朗，船隻在海域裡搜索半天，離岸已經有段距離，竟然沒看見流界線蹤影，海面平和，看不出任何顯示煙仔虎存在的跡象。海上茫茫杳杳，船隻四處巡尋如在海中撈針，海湧伯爬上船隻塔台上駕駛，我坐在船尾看著聳湧白沫發呆，這一趟看似無指望了。

沒料到海湧伯突然手指前方高聲大喊：「拍花啦，看呐，拍花啦。」引擎隨即高聲播起，船身急轉，我順著船尖望去，前頭海面上，像水滾開了樣，現出一大片白花花滾浪。

船隻逐漸逼近。

那圈滾浪是由一大群苦蚶魚爭先恐後跳出水面所造成，苦蚶魚群歇斯底里